

女流刑犯

〔俄〕柯罗连科著

何持方 武黎 彭石安译



女流刑犯

〔俄〕柯罗连科 著
何持方 武黎彭石安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本书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本选译)

女 流 刑 犯

(俄) 柯 罗 连 科 著

何持方 武 黎 彭石安 译

责任编辑：郭傅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17,000 印张：18.75 印数：1—10,750

书号：10109·2045 定价：3.85元

新书目：86—11

作家与作品

柯罗连科(1853~1921)是一位深受全世界注目的著名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

1853年7月27日,作家生于乌克兰沃伦省日托米尔城一个贵族出身的县法官家庭。自幼目睹乌克兰农民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在中学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871年入彼得堡工艺专科学校,不久因经济困难辍学,从事绘图、校对等工作。1874年到莫斯科进彼得农林学院,与一些革命青年接近,阅读禁书,管理秘密的学生图书馆,同时开始向往民粹主义思想,学习缝靴技术,为“到民间去”作准备。1876年被推为学生代表,向院方呈递由他参加起草的集体抗议书,因而被开除学籍,并被放逐到沃洛格达省,旋回喀琅施塔得居住,受到警察的监视。一年后到彼得堡,入矿业学院学习。

1879年创造并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探求者的生活插曲》,描写一个青年放弃个人幸福,走上为人民服务的艰苦道路。同年,因涉嫌同革命活动家来往而被捕,流放维亚特卡省。1880年又被诬为脱逃,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中途改为安置彼尔姆居住,受警察监视。是年在流放途中创作了短篇小说《雅希卡》,描写一个农民由于抗拒地方当局而被作为疯子监禁以及在牢房

内继续斗争的故事，同年在狱中写成短篇小说《女流刑犯》，塑造了一个被判处流刑的不屈不挠的女革命者形象。1881年，因拒绝向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作书面的效忠宣誓，又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雅库特州阿姆加村，1885年才得以迁居下诺夫哥罗德。在阿姆加村，他缝制皮靴，干农活，过着与当地农民相同的艰苦生活。流放使他对农村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开拓了视野，在作品中描写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流浪汉、苦役犯、流刑犯和乞丐等。短篇小说《马卡尔之梦》(1883)写一个善良的农民备受贫困折磨，最后发出抗议。这篇小说使作者一举成名。《在坏伙伴中》(1885)描绘社会底层的贫民的倨傲不屈的性格。以爱好自由的流浪汉为题材的《库页岛上的人》(1885)被契诃夫称为“近年来最优秀的作品”。此外，在《无家可归的费多尔》(1885)、《呼啸的山林》(1886)、《阿特一达凡》(1892)、《畸形人》(1894)、《玛鲁夏的新垦地》(1899)、《严寒》(1901)等短篇小说中，也涉及这一类题材。柯罗连科迁居下诺夫哥罗德时，正当民粹运动衰落、贵族势力大盛的反动年代。托尔斯泰的“不抗恶”学说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柯罗连科针锋相对地写了《关于弗洛尔、阿格利普和叶古达之子梅纳赫姆的传说》(即《弗洛尔的故事》，1886)，以寓言形式指出，只有与压迫者进行武装斗争，各族人民才能和睦团结。18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一次是1889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一个盲人克服了个人的不幸而与人民相结合，终于成为著名的音乐家。作品表明，唯有积极为人类服务，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短篇小说《嬉闹的河流》(1891)以船夫久林的形象，象征沉睡着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哑口无言》(1895)是1893年作者游历美国之后写成的，叙述一个被诱骗到美国去寻求幸福的乌克兰农民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经历。《瞬间》(1900)和《火光》(1901)则是写追求自由和向往光明的主题。在下诺夫哥罗德,柯罗连科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写了不少评论、通讯和特写,抨击地方当局以至社会制度。由于对生活的认真观察,他同自己原来同情的民粹派的观点也有了分歧。《巴甫洛夫特写》(1890)反映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及其从属于侵入农村的资本主义情况,列宁在驳斥民粹派理论家时曾引用过这本书。在《饥饿的年代》(1892)中,柯罗连科指出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是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这部特写集被书报检查机关看作向农民发出的革命号召。1895至1896年间,柯罗连科曾为7个被诬告为犯杀人祭神罪的乌德穆尔特族农民辩护,终于使他们被宣告无罪(《摩尔坦村祭祀案》)。1896年柯罗连科迁到彼得堡,与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一起编辑自由主义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并在后者去世(1904)后主持杂志的工作,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和杂志的其他领导者意见不同。1900年当选为科学院的名誉院士。1902年,为了抗议非法撤销高尔基当选的名誉院士资格,和契诃夫一起声明放弃自己的这个称号。从1900年起迁居波尔塔瓦。1905年革命失败后,写了特写《索罗庆采悲剧》(1907)、论文《司空见惯的现象》(1910)等,揭露沙皇政府迫害人民的暴行。1905至1921年写作4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22),广泛地涉及19世纪60至80年代社会运动的发展,写出了当时与民粹主义倾向有过联系的俄国一般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道路。1921年12月25日,这位俄罗斯大地之子溘然辞世。

柯罗连科著有不少文学评论,最出色的是两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1908)。他在一些论文、书信、日记中要求写英雄主义,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各自缺陷,认为新的艺术将是

两者的综合。

柯罗连科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自称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不同情布尔什维克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但他始终坚决反对专制政体和私有制度，反对反革命。他的创作中充满着社会政治的主题，洋溢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并且表现了人民的开始觉醒，他们的愤怒和抗议，他们的向往真理和自由。他继承俄国民主主义文学的传统，维护文学的社会使命。他的写作风格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高尔基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列宁称他为进步作家。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7)一文中，也曾高度评价柯罗连科的作品。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作家与作品.....(1)

女流刑犯.....(1)

在坏伙伴中.....(23)

马卡尔之梦.....(93)

畸形人.....(124)

呼啸的山林.....(145)

玛鲁夏的新垦地.....(174)

东方城的叛乱.....(256)

嬉闹的河流.....(285)

严寒.....(321)

瞬间.....(349)

齐霍多尔城的案件.....(361)

盲音乐家.....(422)

女流罪犯

(八十年代特写)

“快到驿站了吗？车夫！”

“还早着呢，在暴风雪到来以前大概是到不了啦。你瞧，盖了一层白霜，刮起寒风来了。”

是的，在暴风雪来到以前大概是到不了的。傍晚时分，冷得更加厉害了。只听见雪在滑木下面嘎吱嘎吱地作响。冬天的寒风在黑压压的松林里呜呜地呼啸着，枞树枝伸展到狭窄的林间小路旁，在那越来越苍茫的暮色里没精打彩地摇摆着。

天气很冷，令人觉得不舒服。带棚马车又窄小，显得非常挤。那解差的军刀和手枪不时地晃来晃去，发出一种拖得很长的、单调的铃铛声，与那呼啸着的暴风雪的声音相呼应。

幸而就在这寒风呼啸的松林边上，挂着一盏孤零零的、驿

站上的小灯。

押送我的两个宪兵，在那火烧得暖烘烘的、昏暗的、被烟薰得乌黑的茅屋里抖着雪，把全身的武装弄得铛啷铛啷作响。看来既可怜，又令人讨厌。女主人把冒烟的松明在灯芯上点燃起来。

“你家有什么吃的没有？老板娘！”

“我们这儿什么吃的也没有……。”

“有鱼吗？您家离河边不远。”

“有鱼，但全给水獭吃掉啦。”

“那么，土豆呢……？”

“唉，老爷子！我们家的土豆现在冻坏了，全部冻坏了。”

没有办法了。想不到还找到了一把茶壶。茶热好了，女主人用一个柳条编的篮子拿来了面包和大葱。外面暴风雪大作，小雪粒向窗内撒来，连松明的火光也不时在颤摇着。

“你们不能再走了，在这儿过夜吧！”老太婆说道。

“怎么样，我们在这儿过夜吧。先生，要知道，您并没有什么地方要赶着去。您瞧，这地方多么好！……那边更坏哩，请您信我的话吧。”一个护送的宪兵说。

茅屋里一切都安静下来。连女主人也搁好了自己的纺纱机，弄灭了照亮的松明，躺下睡了。一片漆黑，万籁无声。只有一阵一阵突然而来的风声打破这寂静。

我没有睡着。沉闷的思绪，伴随着暴风雨的呼啸声，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我脑海里涌现出来，盘旋着。

“大概你睡不着吧？先生！”还是那个宪兵解差长在说，他的军衔是下士，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人，面容给人以快感，甚至还有点儿文质彬彬似的。他动作机敏，熟悉业务，因而不是一

个拘泥于细节的人。一路上，并不采取那些不必要的限制，也不拘泥形式。

“是的，我睡不着。”

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可是我听见我旁边的人也没有睡着，似乎他也不能入睡。他的脑海里也有些什么思绪在盘旋。另一个护送兵，那位年轻的“助手”，正做着—个健康的、但疲惫不堪的人的好梦。有时候，他还含糊不清地说几句梦话。

“我对你感到奇怪，”又听见这位下士平和的、低低的声音说，“您年纪还轻，出身又高贵。可以说，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您怎么度过自己这一辈子。……”

“怎么？”

“唉！先生，难道我们一点不理解你们么？……我们相当清楚。恐怕不能这么生活下去，而且也不是从小就习惯了这样。……”

“嘿，您这话不见得。……有时候习惯也能改的……”

“难道您感到乐观吗？”他用一种怀疑的声音说道。

“可是您乐观吗？……”

没有作声。加夫里洛夫（我们以后便这样称呼我的交谈者）大概心里在想什么。

“不，先生，我们并不乐观。请您相信吧：有时候常是这样的，仿佛苦闷得简直不想再活了。……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有时候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总是使人感到很不愉快。”

“当差苦不苦呀？”

“当差就是当差，……当然不是闹着玩的。至于长官么，应当说是严厉的。不过，还不全因为这样。……”

“那究竟因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

又沉默下来。

“当差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态度要认真，不过就这么一回事。何况，我不久就要回家了。我是个快退役的兵，服役期快要满了。长官那么说：留下来吧，加夫里洛夫！你在乡下能干活吗？我们觉得你不错。……”

“您就这么留下来了？”

“不，说真的，在家里也就是这样。……我对庄稼事情生疏了。……吃喝也不习惯了。嘿，当然罗，对人态度……也是粗鲁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如果您不觉得无聊，先生，我就对您讲一件事情……这是我亲自遇见的……”

“请讲吧……”

二

“在一八七四年，我由一个新兵直接调进骑兵连服役。我很称职，可以说十分卖力，勤务越来越多：上哪儿参加检阅啦，跑戏院啦，——这您自己知道。我比较有文化，因此，长官老是照顾我。我们少校是我的一个同乡，他瞧见我这么勤快，有一次，就把我叫到他那儿去，他说：‘加夫里洛夫，我推荐你做一个军士吧……你出过差没有？’‘没有。’我说，‘阁下。’‘好吧。’他说，‘下次我派你做个助手，你去学习学习，事情很简单。’‘是。’我答道，‘阁下，我很愿意效劳。’

我真的没有出过一次差。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和你们在一起过。告诉您，即使这种事情很简单，可是您知道，还要善于领会命令，而且需要机敏。这才好……。

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一个星期，值日员叫我到长官那儿去，还叫了一个军士。我们到了那儿。‘你们，’他说，‘出一趟差吧。’他对军士说：‘他是你的助手。他还没有出过差。你们小心点，不要大意。担负起来吧！’他说。‘小伙子，你们都是好汉子。你们去押送一个姑娘，她是一个政治犯，叫做莫洛佐娃。这就是给你们指令，明天去领钱吧，上帝保佑你们！……’

伊凡诺夫军士和我一起登程，他是解差长，我是助手，就象现在我和另一个宪兵一样。公事包交给解差长，他经手领钱和领公文，他签字，计算这些帐目，还有一个士兵在帮他的忙，派到哪儿干个事，照看个东西，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就这样。一清早，天刚露出一点儿亮，我们就离开了长官，可是我瞧见我那位伊凡诺夫已经在那儿赶着喝几杯了。老实说，这个人不怎么样，现在他降级了……当着长官面前，装得就象一个军士所应该做的那样。甚至还会造谣伤人，奉承巴结。可是刚一转背，马上就瞎忙起来，而头一件事情就是喝酒！

我们来到监狱，规规矩矩地把公文递上去，待在那儿等着。我感到好奇的是我能有机会押送这样一个姑娘，而且派我们押送很远的路程。过去我们也打这条路走过，只不过她这次是被送到县城里，而不是送到乡里。她是个什么样的政治犯呢？这第一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在收拾她的行李时，我们就站在那儿等了点把钟。她只带一个小包袱，里面有裙子，这样，那样，这您自己知道。还有

几本小册子，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想，大概家庭不富裕。可是当人们把她带出来的时候，我瞧见她还很年轻，我觉得还是一个小孩子似的。淡黄色的头发，结成一条辫子，两颊绯红。但后来我瞧见，她是个面色十分苍白的姑娘，一路上面色都是苍白的。于是我马上怜悯起她来了……。当然，我想……请您原谅……。长官不会凭空惩罚她的……那就是说，她在这方面，在政治方面，总犯了些什么错误……可是究竟……可怜，简直太可怜了，真的！

她开始穿起大衣、套鞋……她的东西都由我们看过，这是规矩，因为按照命令，我们应该检查她的东西。‘您带了多少钱？’我们问她。有一卢布二十戈比。解差长把它收下了。‘姑娘，’他对她说，‘我应该搜查您。’

她的脸马上红起来了。眼睛冒出火来，脸涨得更红了，噘着薄薄的嘴唇……她一瞧着我们，请您相信，我就有些害怕，不敢靠近她。嘿，可是你知道，解差长喝醉了，一直冲到她跟前。说：‘我一定要搜，告诉你，我有命令！……’

她马上大叫起来，连伊凡诺夫也避开她了。我瞧见她脸色变得苍白，没有一点血色，两眼发黑，样子非常愤怒……她顿着脚，话说得很快。老实说，幸而我没有听见她说些什么……看守的人也大惊失色，赶忙给她倒杯水来。‘安静一下吧，’他央告她说：‘请您自己保重！’可是，她并不给他面子。‘你们这班野蛮人，’她说，‘走狗！’其他诸如此类的无礼的话还说了许多。您想想，反对长官是不好的。你瞧，我想，这个妖精……贵族的坏种！

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搜查她。看守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里，他们马上又带着一个女看守来了。‘他们在场，’她说道，

‘也没有关系。’可是她两只眼睛瞪着他，仿佛对着他暗笑，眼色还很凶。伊凡诺夫（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也瞪着眼，嘴里还在那儿唧唧咕咕：‘这可不是照法律办事情；’他说，‘我有命令！……’可是看守并不理睬。当然，他是个醉汉。能相信他吗！

我们动身了。路过城里的时候，她老是瞧着四轮马车的窗外，仿佛在和人道别，或者是想看见什么熟人似的。伊凡诺夫把窗帘放下来，并把窗子关上。她就躲到角落里，身子紧挨着车壁，连瞧也不瞧我们。可是我呢，老实说，可忍不住了，抓着一个窗帘的一边，好象我自己也想瞧瞧似的，我把窗帘掀起一点，让她可以瞧瞧……但她并没有瞧，怒气冲冲地坐在角落里，咬着嘴唇……我心里这么想，她会咬出血来的。

我们乘火车往前走。事情发生在秋天，九月里，这一天天气晴朗。太阳高照着，吹着凉爽的秋风，她在车厢里把窗子打开，把身子探出窗外。对着风，一个劲儿地坐着。按照命令，您知道，是不应该打开窗子的；而我的伊凡诺夫一进车厢就打起鼾来了；我又不敢对他讲什么。后来我放着胆子，走到她跟前说，‘姑娘，把窗子关上吧。’她没有睬我，好象这话不是对她说似的。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说：

‘别着了凉，姑娘，外面很冷。’

她对我转过身来，瞪着一双大眼睛。仿佛有什么东西使她惊奇似的……瞧了一瞧我，然后说：‘别管我！’她又把身子探出窗外。我把手一挥，就退到一边去了。

后来她比较安静了。把窗子关上，用大衣把全身裹住，暖一暖身子。我想，风倒是很凉爽，只是太冷了！后来她又到窗口去坐着，整个身子又对着风。大概关进监牢以后，就没有这

么尽情地观赏过风光了。她甚至感到很高兴，瞧着瞧着，微笑起来了。那时候我真好好地瞧了瞧她哩！……凭良心说……”

讲故事的人沉默下来，默想着。随后又继续说下去，仿佛有点儿局促不安：

“当然，这是因为不习惯……后来押送过许多人才习惯了。”这一次我觉得有些奇怪：我想，我们把她押送到那儿去，这个小姑娘……后来……老实对您说，先生，您别见怪，我想过，如果谁向长官请求，就可以娶她做老婆……我……要知道，后来我抛弃了这种愚蠢念头。况且，我是个替公家做事的人……当然，青年人的想法……总是愚蠢的……现在我才明白这道理……有个时候我曾向神甫忏悔过，他说：‘正因为这种念头，你才堕落。因为她大概是不信上帝的……’

从科斯特罗马起，应该乘坐三匹马拉的车。我的伊凡诺夫是个酒鬼。他睡醒了，又斟酒喝。摇摇晃晃地从车厢里走出去。唉，我想，糟糕，他可别把公款丢了。他闯进邮车里，一倒下去，马上就打起鼾来。她坐在旁边，有点儿不安。她瞪着他，哼，就象瞪着一个什么恶棍似的。她是这样缩手缩脚，尽量不碰着他，全身都紧贴在一个小角落。我则坐在赶车人的坐位上。我们往前行的时候，括起了寒风，我冻得直哆嗦。她咳得很厉害，把围巾拿到唇边，我瞧见围巾上沾有血迹。我的心上就象被人用针扎了一下似的。‘唉，’我说，‘姑娘，怎么得了！您病了。可是走这条路，秋天可冷呢！……难道，’我说，‘这样行吗？’

她抬起眼睛瞧了瞧我，仿佛她的内心又沸腾起来了。

‘您是个笨蛋吗？’她说道，‘难道你不明白，这不是我自己要走的呀？好的，’她说，‘你只管押着走好了，别装着一副怜悯

的样子来缠人！’

‘您该，’我说，‘告诉长官，那怕是躺到病院里去，也比在路上旅行受冻好些。要知道路程不近哩！’

‘上哪儿去？’她问道。

您知道，我们是被严禁告诉犯人奉命把他们押解到什么地方去的。她一看到我有些为难，就转过身子。‘不必要，’她说，‘我就是这样……您什么也别说，别管闲事。’

我忍不住说：‘您要去的这个地方，可不近哩！’她咬紧嘴唇，皱起眉头，一句话也不说。我摇着头……‘真是这样，’我说，‘姑娘，您年纪轻，还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感到非常遗憾……生气得很……可是她又瞧着我说：

‘您这么想，’她说，‘是没有根据的。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还是不愿躺到病院里去。谢谢您！如果这样死在外边，不如死在自己人身边，反倒好些。也许我还会恢复健康。现在总归是在外边，而不是躺在你们监牢的病房里。您想想，’她说，‘我是冷风吹病的呢？还是感冒呢？恐怕都不是！……’我问道：‘您是不是有亲人在那儿呀？’我之所以这么问她，因为她曾对我表示过她想在自己人身边恢复健康。

‘没有，’她说道，‘我没有任何亲戚和熟人在那儿。哪个城市对我来说也是异乡，可是，想必有些象我一样的被流放的同志。’她把一些陌生的人称作自己人，使我感到惊异。我想，要是没有钱，在那儿，会有人供给她吃喝吗？何况还是个不相识的女子？……可是我没有问她，因为我瞧见她竖起眉毛，很不满意，干吗我要问她？

好吧，我想……让她去吧！她还没有尝过贫困的味道。尝一点苦头，恐怕就知道异乡是怎么一回事了……